籌辦夷務始末

監修總裁官大學士臣文慶等跪

奏為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完竣恭摺進

呈仰祈

聖鑒事竊臣館總裁官原任協辦大學士杜受田面奉

諭旨纂輯籌辦夷務始末一書臣等督同編校各官慎司編輯

細心校勘自道光十六年議禁鴉片煙始至二十九年嘆

夷不進粵城通商受撫止先後十四年間恭奉

上諭

廷寄以及中外臣工之摺奏下至華夷往來之照會書札凡

有涉於夷務而未盡載入

實錄者編年紀月按日詳載期於無冗無遺欽惟我
宣宗成皇帝如天之度丕冒海隅犯順則赫濯有加乞撫則羈縻
弗絕
雷霆雨露無非
愛育黎元終至
化被重洋蒼生胥登衽席
德威之盛周浹寰區而
宵旰憂勤柔遠保民之念洵足以昭垂萬古矣
皇上特命館臣纂輯成書所以誌
聖謨之默運期海宇之久安遠略宏規至賅且備臣等編摩幸與

感服彌深仰

乾坤燾載之仁包函無外欽

日月照臨之智經畫咸周鯨浪胥恬永覲款關而效順鴻篇載輯

允資考鏡於前聞共書八十卷裝潢十六函敬謹進

呈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咸豐六年九月　　日

監修總裁官大學士臣文　慶
總裁官吏部尚書臣花沙納
總裁官户部尚書臣朱鳳標
總裁官兵部尚書臣阿靈阿
總裁官刑部尚書臣趙　光

副總裁官協辦大學士工部尚書臣彭蘊章

副總裁官兵部尚書臣周祖培

副總裁官吏部左侍郎臣瑞常

副總裁官吏部右侍郎臣穆蔭

蒙古副總裁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雙福

籌辦夷務始末凡例

一原任協辦大學士杜受田面奉

諭旨纂輯夷務一書斷自道光十六年議禁鴉片煙始訖於道光二十九年噗夷不進粵城通商受撫前後十四年間凡

内閣軍機大臣所奉

諭旨内外臣工摺奏下至外國夷書義民信札凡有關於夷務者編年紀月以次備書非徒詳往事之是非實以資異時之

考證

一書中所載

諭旨

諭內閣者十之二三
諭軍機大臣者十之七八實以軍興之際沿海用兵均勞
廟算而一時權宜之計有未經纂入
實錄
聖訓者悉載此書
一內外摺件奉有
硃批者先載
硃批後載
諭旨惟
硃批另有旨即有旨者既經恭載

諭旨其
硃批另有旨即有旨字樣一律恭節旁註
硃批及
硃筆圈點勒抹悉照原摺恭載並標明
硃批
硃筆字樣至
硃批字句既遵
實錄之例以墨筆繕寫其
硃筆圈點勒抹自應一體以墨筆恭代
一明發

諭旨標明

諭內閣字樣

廷寄

諭旨標明

諭軍機大臣等字樣同日連奉

諭旨數道標明又

諭字樣均係遵照

實錄

聖訓之例至一

諭而分寄各省者恭照

實錄祇載一條標明各將軍督撫字樣以歸簡明

一

諭旨中所諭之人未經標明名姓但稱該大臣該將軍督撫者恭
照
實錄之例添入寄
諭某某字樣以清眉目

一軍興之際羽檄頻仍內而
廟畧指揮每多密寄外而軍前調度亦用密陳往往事涉機權不
登冊檔書中每有原摺未見而
諭旨詳及者又有

諭旨未見而摺內恭述者錯綜互見足備參稽
一疆吏奏章准駮均經臚載其奉
旨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者覆奏亦經詳載惟僅交該部議
奏者多係照例之事該部俱有冊檔覆奏概未載入
一各省
欽差大臣及沿海督撫照會夷酋公文有關籌辦機宜者一併附
載噗夷所投夷書暨各國夷書類皆不通文義索解綦難
擇其稍有關繫者照原文附錄於各摺之後以存其實
一內外摺奏或書單銜或列會銜均照原摺繕寫其會銜
人名太多遇有接連數摺者其銜名勢難盡列括以等字

一人而接連數摺者標以又字以免冗複

一內外摺奏遇有字句錯誤又冊檔中鈔寫偶訛者詳考

更正其因夷務而旁及他事立言過冗者間行刪節以求

簡明

一摺奏中雙擡字樣原係當時臣工體制現在奉

旨纂輯已在咸豐年間自未便照舊書寫恭查道光元年

欽定新疆識畧一書所載

先朝奏章凡遇雙擡字樣一律三擡茲謹用其例凡雙擡者改作

三擡至如跪奏具奏等字摺中例擡奏字茲既纂輯成書

與當時繕摺體例畧有不同謹依

實錄之式概不擡寫
一纂修
實錄
聖訓凡遇
先朝廟諱敬缺末筆此書摺奏居多體例微有不同遇有
宣宗成皇帝廟諱謹遵咸豐四年
諭旨概以甯字恭代
一各館進
御書籍理宜釐正字體惟閩廣各省人名地名多有俚俗稱呼
摺奏中沿用俗字者各仍其舊以昭核實

一各館進御書籍向俱分出句讀此書遵用成例印出句圈讀圈以便省覽

一起居注及軍機處冊檔臚載諭旨標明某年月日不書甲子內外奏摺亦然惟現在纂輯成書與冊檔體例不同恭照實錄聖訓之例凡原檔標題某日者一律改書甲子

一西域文字每於字旁加口唉咪各夷人名地名亦往往

加寫口旁然外省摺奏間有不同如咈唧哂佛蘭西或從口或不從口至吏酋伯麥義律諸名並不從口其有同此一人一地而稱名彼此不同如嗌嘊喇亦作明嘊拉噫㕰啫亦作嚏啤吐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自因各省譯音偶殊文字因之而異各從其舊以免紛更

籌辦夷務始末目錄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丁酉至三月壬子

卷四十六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乙卯至丙子

卷四十七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庚辰至壬辰

卷四十八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甲午至甲辰

卷四十九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乙巳至五月癸丑

卷五十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癸巳至丁酉

卷五十六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己亥至癸卯

卷五十七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甲辰至七月庚戌

卷五十八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辛亥至壬戌

卷五十九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癸亥至八月庚辰

卷六十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辛亥至二月癸卯
卷六十六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庚戌至六月甲申
卷六十七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乙巳至甲子
卷六十八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丁卯至八月丁卯
卷六十九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壬申至癸巳
卷七十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辛丑至十二月庚午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一

道光十六年丙申四月己卯。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鴉片煙本屬藥材。其性能提神止洩辟瘴。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謂之阿芙蓉。惟吸食既久。則食必應時。謂之上癮。廢時失業。相依為命。甚者氣弱中乾。面灰齒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誠不可不嚴加厲禁以杜惡習也。查鴉片之類有三。一曰公班皮。黑色。亦謂之烏土。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皆暎咭唎屬國。乾隆以前海關則例列入藥材項下。每百斤稅銀三兩。又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其後始有例禁。嘉慶初年。食鴉片者罪止枷杖。今

遞加至徒流絞監候各重典。而食者愈衆。幾徧天下。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納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貨。今以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嘉慶年間。每歲約來數百箱。近竟多至二萬餘箱。每箱百斤。烏土為上。每箱約價洋銀八百圓。白皮次之。約價六百圓。紅皮又次之。約價四百圓。歲售銀一千數百萬圓。每圓以庫平七錢計算。歲耗銀總在一千萬兩以上。夷商向攜洋銀至中國購貨。沿海各省民用頗資其利。近則夷商有私售鴉片價值無庸扶貨。由是洋銀有出而無入矣。

國家承平垂二百年。休養生息。財帛充牣。我

皇上躬行節儉為天下先。宜乎黃金與土同價矣。然向來紋銀每兩易制錢千文上下。比歲每兩易錢至千二三百文。銀價有增無減。非銀有偷漏而何。以中原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忍言。或欲絕夷人之互市。為拔本塞源之說。在

天朝原不惜捐此百餘萬兩之稅餉。然西洋諸國通市船者千有餘年。販鴉片者止暎咭唎耳。不能因絕暎咭唎。並諸國而絕之。瀕海數十萬眾恃通商為生計者。又將何以置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隨地可以擇島為廛。內洋商船皆得而至。又烏從而絕之。比歲夷船周歷閩浙江南山東天津奉

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銷售鴉片。雖經各地方官當時驅逐。然聞私售之數亦已不少。是雖絕粵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或謂有司查禁不力。致令鴉片來者日多。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道光元年。兩廣督臣阮元嚴辦澳門囤戶葉恆樹。夷商無可託足。因自販於零丁洋。其地在蛟門以外。水路四通。有大船七八隻。終歲停泊。收貯鴉片。謂之躉船。有省城包買戶。謂之窯口。由窯口兌價銀於夷館。由夷館給票單至躉船取貨。有來往護艇。名曰快蟹。亦曰扒龍。礮械畢具。亡命數十輩。運槳如飛。所過關卡均

有重賄。遇兵役巡船向捕。輒敢抗拒。互致殺傷。前督臣盧

坤調派水師副將秦裕昌香山知縣田溥等。拏獲梁顯業

販賣鴉片船隻。起出煙泥一萬四千餘斤。格殺生擒者共

數十人。並按治窯口匪犯姚九歐寬等。籍產入官。查辦非

不認真。而此風終未能戢。蓋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騖利。鬼

蜮伎倆。法令實有時而窮。更有內地匪徒。冒充官差。以搜

查鴉片為名。乘機搶劫。臣前在廣東署臬司任內。報案紛

紛。栽贓訛詐之案。尤所在多有。此等流弊。皆起自嚴禁以

後。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游惰無志不足重輕之輩。亦有年

逾耆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衆。斷無減

三

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大為之防。早為之計。今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例。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夷人納稅之費。輕於行賄。在彼亦必樂從。洋銀應照紋銀一體禁其出洋。有犯被獲者。鴉片銷燬。銀兩充賞。至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職從公。或儲材備用。不得任令沾染惡習。致蹈廢時失業之愆。惟用法過嚴。轉致互相容隱。如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請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寬之正所以嚴之也。該管上司及保結統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或疑

弛禁於政體有關。不知觴酒衽席。皆可戕生。附子烏頭。非無毒性。從古未有一一禁之者。且弛禁僅屬愚賤無職事之流。若官員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數。似無傷於政體。而以貨易貨。每年可省中原千餘萬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瞭然。倘復瞻顧遲回。徒徇虛體。竊恐鴉片終難禁絕。必待日久民窮財匱而始轉計。則已悔不可追。伏乞

皇上密飭粵省督撫及海關監督確查以上各情節。如果屬實。速議變通辦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

國計。

許乃濟又奏。臣更有請者。鴉片煙土。係用罌粟花結苞時

刺取津液熬鍊而成閩廣浙東雲南向有栽種罌粟製造鴉片者疊經科道各官奏請嚴禁內地遂無人敢種夷人益得居奇而利數全歸外洋矣其實中原土性和平所製價廉力薄食之不甚傷人上癮者易於斷絕前明淡巴菰來自呂宋即今之旱煙性本酷烈食者欲眩先亦有禁後乃聽民間吸食內地得隨處種植呂宋之煙遂不復至食之亦竟無損今若寬內地民人栽種罌粟之禁則煙性平淡既無大害且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特慮奪南畝之地力荒農夫之耕作則關繫匪輕但以臣所聞廣東省情形言之九

月晚稻刈穫既畢。始種罌粟。南方氣暖。二三月便已開花結實。收漿後。乃種早稻。初無礙於地力。而大有益於農夫。

應請

敕查各省舊種罌粟處。如果於早晚兩稻均無妨礙。亦准聽民之便。庶外洋無奇可居。而夷船之私售鴉片者。久之可以漸絕。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據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近年以來。夷商不敢公然以貨易貨。皆用銀私售。每歲計耗內地銀一千萬兩之多。請變通辦理。仍准其以貨易貨等語。著鄧廷楨會同妥議具奏。原摺鈔給閱看。將此諭令鄧廷楨祁

墳並傳諭文祥知之。

九月壬午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墳粵海關監督

文祥奏竊臣等於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近年

以來。夷商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每歲計耗內地銀一千

萬兩之多。請變通辦理。仍准其以貨易貨等語。著鄧廷楨等會

議具奏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民生勤求利弊之至意。臣等伏思立制貴乎因時。為政

先宜除弊。若除弊而弊益甚。則不得不籌變通。竊惟鴉片

一物來自外夷流入中國歷有年所雍正乾隆年間載在海關則例列入藥材項下原無禁止販賣吸食之例迨嘉慶四年前督臣覺羅吉慶議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國之貨銀殊為可惜且恐內地人民輾轉傳食廢時失業奏請不許販賣犯者擬罪遞加至徒流繯首立法不為不嚴無如民之畏法不如其騖利自奉禁以後奸徒狡焉思逞日漸增多或躉船攬貯於外洋或窯口潛藏於內地或快蟹扒龍等艇飛棹走私或棍徒藉口搜查肆意訛搶其初本尋常之物市井吸食無所顧忌值亦甚廉今則禁令愈嚴私販愈巧每年所耗內地銀兩為數愈益不貲臣等細核原

奏。臚陳時弊。均屬實在情形。所請弛禁變通辦理。仍循舊制征稅。係為因時制宜起見。似應請

旨准照原奏。嗣後如有外夷貿易帶有鴉片。准令該夷商入關報稅。仍照乾隆以前海關則例定額征收。並同別項呢羽等貨一體交與洋行。祇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私售。由此實力遵行。遞年可免中國千萬餘金之漏卮。洵屬清源截流之急務。而稅額輕於行賄。偷越之弊不戢自消。興販等諸常貨。詐擾之風不禁自絕。閭閻省無窮之訟獄。即犴狴少若干之罪囚。況官員士子兵丁。仍限以制。不准吸食。犯者立予斥革。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使知耽嗜者皆

暴棄自甘之輩。不齒於衣冠文物之中。愧悔既生。漸除自

力。誠如原奏。亦無傷於政體。如蒙

俞允弛禁通行。實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惟立法之初。諸須籌計萬全。而禁止紋

銀出洋一節。尤關緊要。若章程稍未周妥。則不數年而流

弊又滋。殊非經久之道。臣等公同商榷。謹擬章程九條。另

繕清單。恭呈

御覽。

一以貨易貨。應計全數抵算。不准影射也。查鴉片弛禁。原

為杜絕私售賈財起見。必將夷船鴉片。責成保商協同總商。

核定該價若干。衡量內地之貨。該價若干。銀數相等。彼此以貨全數抵易。不得用銀購買。查

天朝出產。貴重適用貨物。多於外夷數倍。以貨抵貨。有贏無絀。若偶遇所來鴉片過多。所需內地之貨較少。不敷抵算。而夷船即須回帆。則由保商先行收稅代納。其鴉片除易貨外。餘俱起貯該行。該保商眼同夷商核明所存確數。具報監督衙門立案。隨時代銷。銷竣仍與承賣鴉片之商。同稟銷案。將來夷商來粵。仍照數以貨抵還。不准借找價之名。私行找給銀兩。仍責成殷實總商。嚴加稽察。於夷船出口時。總保各商加具並無夾帶紋銀切結。呈送查考。如有用

銀私買。或找給價銀者。即據實稟出。從重究懲。並將鴉片入官變價。已經轉賣者。追價入官。如總保各商通同徇隱。一併究懲。

一水師巡船。及各關口員役。宜責令專在隘口稽查。不准出洋藉詞滋擾也。鴉片雖經弛禁。而商民趨利若騖。誠恐仍向夷商私相交易。則紋銀偷漏。仍所不免。應責令水師巡船。及各關口員役。實力稽查。遇有私銀出口。即行拏解究辦。所獲銀兩船隻。全數充賞。以示鼓勵。而杜偷越。但紋銀出洋。既有從出之地。亦有必出之途。從出之地。則在附近洋行。必出之途。則在出口要隘。止須認真查察。不慮其

飛渡外洋。若一經出海。則散漫無稽。兵役匪徒藉口巡緝。不但不能扼要。且恐滋生事端。仍應嚴行飭禁。

一洋銀應照舊章仍准帶回三成。並先確查來銀數目。以杜欺隱也。查夷船向多載運洋銀來粵。以備易貨找價。及回帆水脚之需。如進口貨多。出口貨少。其洋銀即有餘賸。勢不能禁其帶回。溯查嘉慶二十三年。前粵海關監督臣阿爾邦阿因夷人帶回洋銀。並無限制。咨經前督臣阮元議。以准其帶回三成。餘聽借給別夷辦貨輸稅。迄今循行無異。茲鴉片來船。或因載運無多。挾貨以圖易貨找價者。亦所不免。似應仍照舊章辦理。惟夷船帶來洋銀為數多

寡不等。如賸銀十萬圓。自應准其將三萬圓帶回。若賸銀至二十萬圓。即須示以限制。應請嗣後夷船帶來洋銀餘賸至十萬圓者。准其帶回三成。如至二十萬圓以上。無論鴉片及別項貨物船隻。均准令帶回五萬圓為止。不得再溢此數。仍先於該夷船進口報驗時。責成保商查明來銀確數登記。以為將來除用核存按成給帶之準。並責成總商保商一體實力稽察。倘吏胥人等虛查捏報。嚴拏懲辦。總保各商徇隱舞弊。一併究懲。

一鴉片應與別項洋貨。一例交易。不必設局專辦也。查貨殖之道。操贏制餘。各有其術。人棄我取。見亦不同。勢難合

衆情而一之。今鴉片既循舊制。准其入口交易。即屬藥材與他貨無異。若設立專局經理。恐易啟壟斷居奇之漸。宜聽夷人擇行自報保商。報驗輸稅。毋庸另設公局。庶奸徒不得把持牟利。於夷洋兩商均有裨益。

一額稅宜遵舊制。不必加增。並嚴禁需索陋規也。查粵海關則例。鴉片每百斤征正稅銀三兩。加一火耗銀三錢。仍照奏定歸公規例。加收擔頭分頭等銀八分六釐。雖鴉片有烏土白皮紅皮之分。貴賤不同。而按斤納稅。則統歸一致。誠以稅重。則必避稅而走私。稅輕。則不肯走私以冒險。而額有一定。胥吏亦免上下其手。前人立法具有深意。今

應仍照舊額輸稅。不必增添。但恐弛禁之初。胥吏貪緣為奸。藉詞索取陋規。則稅輕而陋規轉致倍蓰。既失懷柔遠人之意。且必以入口為畏途。仍以走私為得計。應嚴行出示曉諭。正稅之外。不准絲毫需索。違者照蠹役詐贓例究懲。

一價值不必預定也。查貨殖之道。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理有固然。故價值之低昂。視乎物力之贏絀。與銷售之暢滯。本不能限以定數。今鴉片弛禁之初。驟令貴買賤賣。勢所難行。且人情貴貴物而賤賤物。嚴禁鴉片之時。居奇者每得肆其奸。一經弛禁流通。則是尋常藥材。曩之寶而祕之

者。行且棄之如遺。價必日減日賤。若預為定價。轉致將來窒閡難行。所有價值。應聽其長落隨時。毋庸預定。

一內地各省海船運銷鴉片。應由粵海關印給執照也。查向辦貿易章程。無論何省海船置買洋貨。一律赴粵海大關請給印照。詳註貨物數目。不准私買。並咨明各省通行查照。於各海口嚴行稽查。如有海船運回外洋貨物。查無海關印照。即屬私貨。照例究辦。船貨入官。立法最為周備。今鴉片既經弛禁。商人承受運銷。與洋貨無異。應查照舊章。凡內地各海船承買鴉片。亦投明洋商。以貨易貨。赴海關請領印照行運。即由海關移咨各該省查照。庶粵省及

各省海口。均有稽考。可杜內地海船。在外洋向各夷船私買私賣。偷漏銀兩之弊。

一民間栽種罌粟。似可稍寬厲禁也。鴉片之為物。情柔而性剛。情柔則甘之如飴。性剛則易於致病。外夷製造之法。言者不同。大率不能無毒。聞近年內地。間有私造者。不過以罌粟津液。煎熬而成。性稍平易。為害遂輕。與其徒向外夷設法防閑。不若聽令內地有所抵制。似宜稍寬厲禁。無事嚴查。若恐愚民舍本逐末。妨礙農功。惟應出示曉諭。凡山頭地角。不成邱段處所。准其栽種。不得占種良田。致傷本計。

一官員士子兵丁。宜嚴行飭禁。不准吸食也。查許乃濟原奏內稱。食鴉片者。率皆遊惰無志之輩。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至文武員弁。並士子兵丁。或效職從公。或儲才備用。則不得任其沾染習氣。致蹈廢時失業之愆等語。查用法太嚴。則弄法愈巧。轉致互相容隱。自不如寬其禁令。動其廉恥。可冀漸知遷改。原奏之意。申其戒於官員士子兵丁。而寬其法於齊民。於禁抑之中。寓期勉之意。亦潛移默化之道。應如所議。此後民間販賣吸食。一概勿論。若文武員弁。並士子兵丁。私賣吸食。即立予褫革。以為不自振拔者戒。

仍行知各省文武衙門嚴飭所屬。一體實力遵照。若陽奉
陰違。將該管上司交部議處。
十月甲寅。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臣惟政有得失。治有隆
汙。要在辨其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而已。是非明。利害審。而
又出之以斷。持之以信。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今日之弊。
事事以難不動三字藉口。而其尤為因循遷就者。莫如鴉
片弛禁之議。伏念我
皇上宵旰焦勞。無非為
國計民生。治益圖治。安益求安。凡為臣工。果恪遵
嚴諭。事事求一實字。則天下斷無難不動之事。為弛禁之議者。特

因紋銀出洋。不能嚴行禁絕。遂倡此議以圖自便耳。而復巧為納稅之說。以為禁之有害。反不若弛禁之利。
皇上燭照如神。萬不至墮其術中。第臣仰體
聖主勤求上理之懷。不敢不竭盡愚忱。用效芻蕘之獻。竊以為弛禁之議。戾於是非者有三。闇於利害者有六。請得而敬陳之。何以見其戾於是非也。鴉片禁例。載諸
謨訓。炳炳煌煌。
皇上御極以來。尤嚴查禁。議者乃欲變易舊章。是違
祖制而背
諭旨也。其戾於是非者一。

朝廷政令最宜畫一。今吸食鴉片。但禁官弁士兵。不禁小民。
不知今日之民。即異日之官弁士兵。將始聽之而繼禁之
乎。今日之官弁士兵。亦有時因事革而為民。將方禁之而
旋聽之乎。又況因有害而禁之。必因無害而後弛之。半禁
半弛。先紊其例。而欲奉行無弊難矣。法禁一。功令尚有不
遵。法禁紛。刑章安能共守。是壞政體而傷治化也。其戾於
是非者二。海關舊例藥材款下。每鴉片百斤稅銀三兩。又
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查鴉片每箱百斤。近年約銷售二
萬餘箱。計每箱稅銀五兩零。以二萬餘箱計之。不過稅銀
十二三萬兩。即加倍取稅。不過二十餘萬兩。再加一倍。亦

不過五十餘萬兩而止。然而行不數年。侵隱百端。即此數十萬兩。動多缺額。徒有增稅之名。毫無裕課之實。又何濟乎。

國家經費有常。錢糧關稅鹽課數大端。綜理得宜。帑藏自裕。若必藉鴉片抽稅。是見小利而傷大體也。其戾於是非者三。此是非之當辨者也。何以見其闇於利害也。紋銀出洋。誠為可慮。要視查辦之認真否耳。認真則鴉片之禁行。紋銀出洋之禁亦自行。不認真則鴉片之禁弛。紋銀出洋之禁亦自弛。並非鴉片弛禁而後查辦易。嚴禁鴉片而即查辦難也。且臣以為銀之出洋。禁鴉片亦出。不禁鴉片亦出

也。蓋洋夷之所以市鴉片者。原利我內地之銀耳。今議以貨易貨。決非彼之所欲。勢必陽奉陰違。勾串漢奸。私相交易。仍攫內地之銀以去而後已。試思今之銀禁何嘗不嚴。乃近年出洋竟至歲逾二千萬兩之多。此時既不能認真查辦。弛禁之後。安望其能認真查辦乎。若專恃關口盤獲銀兩即以其銀賞之。並燒燬鴉片為除偷漏之法。則何不即行之於禁鴉片之時。為更直截。乃必俟鴉片開禁而後行盤銀之法。其見亦左矣。且內地載出之茶葉大黃等貨。與外夷載入呢羽鐘表等貨。僅足相抵。今每歲添入二千萬兩銀之鴉片。則內地安得再有二千萬兩銀之貨。與之

相抵。貨不足抵。必益以銀。是仍開門揖盜矣。又況一經弛禁。食者必愈多。食愈多銷必愈多。銷愈多價必愈昂。價愈昂則愈無貨與之相抵。而銀之出洋且益甚。若謂內貴我貨。外賤彼貨。不知貨物久有定價。忽欲貴賤由我。島夷詭猾。安肯降心相從。祇滋事端。更形窒礙。可見以貨易貨之說皆為飾詞。開禁之害彌熾。留銀之利莫收。是撤藩籬而飼虎狼也。其關於利害者一。謂銷售鴉片費銀無算。准令內地布種罌粟。查罌粟冬種春收。冬春之間。南方山場雜糧最多。其田畝則種二麥。不等北方之麥。關繫民食更大。今鴉片之利。數倍於農。小民無知。孰不棄農而趨利乎。夫以

閭閻自謀身家。則銀貴而穀賤。而為億兆通籌生養。則穀重而銀輕。天下種田祇有此數。然而傷穀之事。種蔗栽菸燒鍋等項已居十之二三。若更益以鴉片。生齒日滋。而穀產日耗。雖使頻年豐稔。竊恐數分之田糧終不足養十分之戶口。設遇偏災。其何道以處之。即謂不准妨農。不思既不禁人栽種。又何能不荒廢農田。歲查則騷擾堪虞。不查則種植將偏。膏腴之區。且盡化為鴉片之壤。是奪農功而耗本計也。其關於利害者二。謂愚民自戕其生。不足深惜。此特局外痛心疾首之言。

皇上如天之仁。何忍一夫不獲。當此嚴禁之時。猶敢私相販食。若

明弛其禁令。公然行之。則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

主不能約其僕。師不能訓其弟。其已食者習為故常。其未

食者爭相倣效。靡靡昏昏。何所底極。是絕民命而傷元氣

也。其關於利害者三。粵東兵丁吸食鴉片。以致兵力脆弱

前排猺滋事時。曾奉

嚴旨切責。今禁兵而不禁民。日後軍糧額缺。招民充補。將現充之

兵。既多違禁私吸之患。繼充之兵。又係開禁久吸之民。則

雖日禁兵丁。而終無淨禁之日。夫弱一隅之兵。加猶可言

也。浸染漸廣。而弱天下之兵。加不可言也。借毒物以疲內

地。實屬猾夷故智。今若竟為所愚。是虛捍衛而啟窺伺也。

其闇於利害者四。澳門互市。設官稽查。具有條約。洋行奸商。勾串夷匪。置快蟹之船。設窯口之局。囤運鴉片。朋比為奸。至於銀號兌價。夷館給單。種種不法已極。此時惟有執法嚴辦。庶可免其遷流。今反令其興販。則前此藐法行私甚為得計。此後更復何所顧忌。是濟奸民而通洋匪也。其闇於利害者五。尤有大可慮者。天下之患。莫大於一發而不可收。弛禁之令一下。海內必靡然從風。迨至禁已開而害益烈。所謂紋銀出洋諸弊。卒不能除。而且百弊叢生。日甚一日。然後悔弛禁之非。復思有以禁之。而起視天下。已成一積重難返之勢。不禁則橫流靡極。再禁則滋蔓難圖。

是又狃目前而貽後患也。其閹於利害者六。此利害之當辨者也。衡之是非既如彼。絜之利害又如此。禁之不可弛也昭昭然矣。顧議者且曰。禁亦何益。與不禁等耳。不知此非法之過。奉法者之過也。今海內承平。而命盜奸宄案且迭出。不聞以禁之不止。遂並弛其禁也。鴉片流毒更深。獨奈何一旦寬之。議者又曰。法令愈峻。徒資索詐。不知此風原所不免。要在良有司分別懲辦。豈可因噎廢食。況官弁士兵食者復不少。所樂得而索詐者。正在此輩耳。議者又曰。淡巴菰昔曾厲禁。後禁寬。食者徧天下。卒無害。鴉片亦宜然。不知淡巴菰雖無益於人。食之尚不至廢事耗神。不

食亦不至發癮生病。何得以例鴉片。議者又曰。禁嚴則賄多。禁弛則賄少。斯言也。出自局外之人。猶為揣度之論。苟出自奉法之吏。則行賄何地。受賄何人。當此整綱飭紀之時。何不從嚴指名參辦。而反歸咎於嚴禁鴉片乎。夫奉法得人。即禁鴉片而賄自清。奉法非人。即不禁鴉片而賄自滋。議者何未之思也。總之平情而論。議開者非必懷不肖之意。而聊為苟且塞責。其弊遂至無窮。議禁者本力為久遠之謀。而但求執法不移。於事即大有濟。誠得海疆大吏潔己奉公。忠誠體國。必能雷厲風行。力清弊源。然後責令各地方官。恪守成規。

嚴行查究。雖不能盡挽澆風。較之公然弛禁。其是非利害。實有判若霄壤者。若以弛禁為轉移。究非良策。惟有籲懇

宸衷獨斷。察其是非。究其利害。立斥弛禁之議。仍請

敕下在廷諸臣。悉心妥議。於煙入銀出。有可永遠禁絕之方。各陳所見。

皇上擇要而施。益申厲禁之法。慎簡守法之人。俾綱紀肅而錮弊除。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道光十七年丁酉正月丙申。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竊查粵東准予外夷各國通商以來。惟暎咭唎國生理較大。向經該國設有公司。派令大二三四班。來粵經理貿易。其公司

夷船。每年於七八月間。陸續來粵。兌換貨物。至十二月及次年正二月內。出口回國。該大班夷商人等。於公司夷船出口完竣之後。請牌前往澳門居住。俟七八月間該國貨船至粵。該大班人等復請牌赴省料理。此從前歷辦章程也。嗣因公司散局。大班不來。乏人總攝其事。經前督臣盧

坤奏奉

諭旨。即飭洋商令該散商等寄信回國。另派大班前來。管理貿易

事宜。以符舊制等因。欽此。欽遵飭行在案。茲臣於本年十一月內。接據𠸄夷義律由澳門傳稟內稱。准本國公書。特派遠職來粵。總管本國商賈水梢。現在商船進口。聚集省城黃

埔等處。商梢人等。多有未悉

天朝法度。誠恐滋事。稟乞准其赴省管理等情。臣以該夷稟內

敘稱遠職。似係夷目之稱。並非大班名目。該夷現居該國

何職。來粵是否僅止管束商梢。並不經理貿易。有無該國

文憑。均未據詳晰聲明。當即委員帶領洋商。馳赴澳門。會

同該管文武確查去後。旋據該委員等稟稱。遵飭帶去洋

商。向該夷義律逐一查問。據稱義律即嘩唖。係暎咭唎國

四等職。於道光十四年秋間。附搭巡船到澳。經引水具報

有案。該夷住澳兩載。承辦暎咭唎商船回國船牌簽字。現

因公司未復。並無大班。奉該國王命一等大臣信知。派伊

管理商賈水梢不管貿易並有文憑飭令在省領事若有商梢滋事不法惟伊是問等語並查明該夷義律攜有一妻一子隨從四人訪之住澳洋夷及各國夷商僉稱義律人極安靜並無別故等情稟覆前來臣查暎咭唎國公司散局後大班不來近年夷商回國船牌簽字係該夷義律住澳管理尚稱安分現值該國來船絡繹商船人等實繁有徒亟資鈐束以期綏靜今該夷既領有該國公書文憑派令經管商梢事務雖核與向派大班不符但名異實同總之以夷馭夷不許別有干預似可量為變通查照從前大班來粵章程准其至省照料臣現已諭令該夷暫居澳

門聽候據情入奏如蒙
恩准臣再行咨會粵海關監督給領紅牌進省以後住澳住省並
照舊章以時往來不准逾期逗留致開盤踞之漸臣仍嚴
飭該管文武及洋商等隨時認真訪察倘該夷越分妄為
或有勾結漢奸營私骫法立即驅逐回國以絕弊源
諭軍機大臣等據鄧廷楨奏稱嘆咭唎國公司散局以後大班不
來上年十一月內該國特派遠職來粵總管本國前來貿易之
商賈水手等語該國來船絡繹自應鈐束得人以期綏靜今該
夷既有公書文憑派令經管商梢事務雖與向派大班名目不
同其為鈐束則一著准其依照從前大班來粵章程至省照料並

飭令粵海關監督給領紅牌進省。以後住澳住省。一切循照舊章。不准逾期逗留。致開盤踞之漸。該督等正可藉此責成該夷。小心彈壓。不准干預滋事。仍應密飭該管文武及洋商等。隨時認真訪察。倘該夷越分妄為。或有勾結漢奸。營私骫法情事。立即驅逐回國。以絕弊源。

六月丁巳。禮科給事中黎攀鏐奏。臣惟沿海各省口岸。私運紋銀出洋。實屬近來錮弊。而粵東為尤甚。蓋緣該省為夷船聚集之地。其偷漏為較便。其防範亦為較難。現經兩廣督臣派委員弁。拏獲出洋紋銀兩起。均經奏請獎勵在案。惟是近年夷情貪詐異常。奸民又復趨利若騖。情變百

出。雖偶有破案。而奸徒敢於走險。終不免有疏脫之時。臣愚以為救弊之道。欲塞其流。當清其源。源之不清。則其流終不可塞。欲清紋銀出洋之源。則必以禁止外夷躉船為第一要著。緣每年各國貨船到粵。均在黃埔停泊。其地係屬內河。且必經行商出具甘結。始能進口。稽查較易。惟唤咭唎國有躉船十餘隻。自道光元年起。每年四五月即入急水門。九月後仍回零丁洋。至道光十三年。該夷探知金星門水面較穩。遂由急水門改泊金星門。由是鴉片之入口紋銀之出口。皆恃躉船為逋逃淵藪。該處海口與香山縣最近。匪徒快蟹。朝發夕至。兼之各處港汊可以偷越者

甚多。臣故謂躉船不去。則紋銀終難禁其出洋者。此也。惟思西洋各國夷船。均係一年一至。互市後便各回帆。即道光元年以前。該國亦未聞私設躉船。何以近年來獨任其終歲在洋面停泊。總由該督撫因循畏葸。務為寬大。以致釀成積重之勢。應責成該省督撫。嚴飭洋商。傳諭該國坐地夷人。恪遵

功令。剴切開導。勒令寄泊躉船盡行歸國。無許託故逗留。如果躉船淨絕。則奸民雖欲與之勾通。而該國遠隔重洋。雖有快蟹。不能飛渡。仍選擇勤幹廉正之武職大員。專駐海口。督率將弁加意巡防。嚴為堵緝。則積弊自可漸清。至向

來紋銀出洋。每次多者數十萬兩。少者亦數萬兩。斷非三

五匪徒所能籌辦。其中必有奸商包攬。現在該省查獲永

昌洋貨鋪走私一案。此案鋪戶外假販買貨物為名。陰實

以走私為業。即與窯口無異。凡紋銀出洋。總由窯口包兌

包送。該奸商惟利是圖。罔顧法紀。實堪痛恨。應令該督撫

明查暗訪。窮其巢穴所在。悉數拏治。一經破案。即將家產

查抄入官。以昭炯戒。凡此皆弊源所在。必應及時辦理。以

期力挽頹風。

戊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沿海各口岸紋銀出洋。於國計民生大有關

繫。並經降旨。命各省督撫認真查辦矣。本日復據給事中黎攀鏐奏稱。唤咭唎國有躉船十餘隻。自道光元年起。即入急水門。至十三年。遂由急水門改泊金星門。鴉片之入口。紋銀之出口。恃有躉船為逋逃淵藪。匪徒快蟹。朝發夕至。各處港汊可以偷越。又窯口奸商。包兌包送。該省洋貨鋪戶。外假販買貨物為名。陰以走私為業。即與窯口無異等語。外夷船隻停泊。自有定所。何以道光元年以前。未聞私設躉船。近年則任其終歲在洋停泊。以致奸民與之勾通。任其偷漏。著責成該督等嚴飭洋商傳諭該國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躉船。盡行歸國。無許託故逗留。並確查窯口巢穴所在。悉數按治。毋稍姑息。以塞弊源而挽頹風。

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鄧廷楨祁𡌴並傳諭文祥知之。

七月丙申。閩浙總督鍾祥福建巡撫魏元烺福州副都統張仙保福建水師提督陳化成奏。竊查噗咭唎夷情詭譎。前於道光十五年。由海面游奕到閩。致動槍礮驅逐。臣等預事防維。疊經諭飭沿海文武。凡遇夷船進口。總須曉以理法。示以兵威。立即押逐遠去。不容玩忱。亦無許各該文武稍有輕躁畏葸。致滋貽誤。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有夾板夷船一隻。仍與從前各年所來之船無異。在於閩安鎮外五虎外洋飄駛。經閩安護副將周廷祥等攔阻。該船即行停泊。另將拴帶小船三隻。撥令夷官夷丁並水手人等。三

船計共三十六名。入口投稟。該護副將等見其船小人少。
情形恭順。未用槍礮阻禦。派令哨船跟同進口。於五月二
十八日。行至福州府閩縣頭墩海面停住。臣等聞信。即經
派委文武。酌帶水陸各兵。前往豫備查逐。經督標中軍副
將博勒恭武福州府知府戴嘉穀等。連夜駛至港口南臺。
派弁兵前往夷船查詢。該夷稱有難夷飄流至閩。請交給
帶回歸國。該副將等將夷帶至近岸廟內。詢據帶有稟帖
一封。欲呈總督批示。該副將擲發不收。再三懇請。該將該
守折看稟詞恭順接收。臣鍾祥與撫臣暨副都統等查看
夷稟。係為上年七月。有漳浦縣收獲海面遭風難夷。稟請

將難夷交給自帶回國等情臣等查海面難夷應行照例
譯訊護送赴粵轉令回國夷情狡譎是否該國被難之人
均難查考本不准徑行交給帶回所有該夷稟請帶回之
處自應照例駁飭至夷稟內敘述該難夷同船犯有命案
之事現經呂宋緝辦是否虛實臣等更不便稍為置議當
將該夷稟內並未指出難夷姓名暨譯訊難夷亦未供係
該國之人明白諭示俾知不能任其欺混仍將閩省海口
暨迤北各省均不准該夷停泊之處明白諭飭俾不敢藉
稟為詞混思游奕臣鍾祥仍飭效力世襲男爵邱聯恩奉
持令箭飭催各官一俟示諭到時即刻飭令該小船趕歸

大船。一齊起碇。不准片刻停留。該夷船於五月三十日接到傳諭。即刻遵照啟行。開往東南大洋而去。並無停留違抗。該夷原稟。經各文武遵照。臣等諭飭交還收領。而該夷臨行之時。又復暗置廟內桌下。應俟解送難夷案完銷燬。臣等仍飭沿海水師跟押。不准回棹北向。查詢該夾板夷船一隻。拴帶小船四隻。安設銅礮十數位。夷官隨從各數名。水手人等共數十名。為首夷官名肱。經文武各官拘住空廟。不令乘間售賣物件。其兩日所需飯食。由官賞給。不准與民交易。一切尚均嚴肅。

諭軍機大臣等。據鍾祥等奏稱。唊咭唎國夷官名肱。以小船三隻

入口投稟請將遭風難夷交給帶回經該督等明白諭示飭令
趕歸大船一齊起碇不准片刻停留該船開往東南大洋而去
並無違抗等語所辦甚是㖞咭唎夷情詭譎膽敢撥用小船進
口遞稟以請給難夷為詞雖情形恭順一經諭飭遵照啟行而
臨行復將原稟暗置廟內桌下其鬼蜮伎倆已可概見難保其
日後不再生希冀該督等惟當嚴飭沿海文武員弁隨時認真
查察設該夷船復有似此藉詞入口者倘竟不服驅逐即當懾
以兵威俾知天朝例禁綦嚴不容抗玩即或外託恭順卑詞懇
求亦當以理拒之不得稍有遷就致釀事端是為至要
九月戊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𡎴粵海關監督

文祥奏。竊臣於七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

七年六月十二日。奉

上諭。據給事中黎攀鏐奏稱暎咭唎國有躉船十餘隻。自道光元年起。即入急水門。至十三年。遂由急水門改泊金星門鴉片之入口。紋銀之出口。恃有躉船為逋逃淵藪。又窯口奸商。包充包送。該省洋貨鋪戶。外假販買為名。陰以走私為業。即與窯口無異等語。外夷船隻停泊。自有定所。何以道光元年以前未聞私設躉船。近年則任其終歲在洋停泊。以致奸民勾通。任其偷漏。著責成該督等。嚴飭洋商。傳諭該國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躉船盡行歸國。並確查窯口巢穴所在。悉數按治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釐剔弊源之至意。臣等伏查鴉片煙土。本為外夷藥材。初與
洋貨同載稅冊。迨後嚴申厲禁。販賣買食。定有治罪專條。
而夷運未能遏絕。馴至毒流遠邇。耗竭紋銀。實為中國之
患。從前暎咭唎與各國貨船抵粵。皆寄碇於零丁等處洋
面。以待引水入口。並無躉船之名。嗣有將船囤貯鴉片洋
貨。冀圖乘間走私者。人遂以躉船目之。大率暎咭唎港腳
咪唎堅三處之船居多。歷經隨時驅逐。往往去而復來。近
年藉詞避風。貨船躉船。遂於每年南風將旺之時。駛入金
星門內洋停泊。民夷勾結。弊竇愈滋。臣鄧廷楨於道光十
五年臘底到任後。經臣祁𡎴告悉情形。會同籌議堵禁。十

六年九月中旬。業已全數退出。因恐其仍萌故智。復於上年冬間。先行傳諭洋商。並於金星門一帶出示嚴禁。本年春間。咨會水師提督臣關天培派調巡洋舟師。及該管香山協縣。在於金星門內實力防範堵截。仍先事密備大船。預為火攻之計。俾其聞風知懼。自嚴禁之後。至今金星門並無片帆駛至。現擬於今冬明春。仍守成規辦理。此臣等實力堵拏。暨金星門夷船絕跡之實在情形也。兹復奉

諭旨飭令開行。臣等當即欽遵。諭飭洋行總商伍紹榮等。剴切傳

諭暎咭唎國領事夷人義律。以躉船久泊各洋。既犯

天朝之禁令。復違該國之教條。

大皇帝恩流中外。仁洽寰瀛。欲除內匪之勾通。必杜奸夷之煽誘。

方今

聖諭嚴明。必當認真查辦。該領事務即欽遵

諭旨。將零丁等處洋面寄泊躉船。概行遣令回國。毋許仍前寄泊

逗留。嗣後除貿易正項貨物商船外。所有一切違禁貨物。

如鴉片煙土之類。俱不准販運重來。況查粵東港口。

天朝恩准通商。銷貨置貨。實為海內港口之冠。各國夷商遠涉

重洋。自應專守正經貿易。若違禁牟利。任意逗留。

大皇帝震疊懷柔。兼施並用。必致自絕通商之路。該領事人尚曉

事。自必預慮及此。慎勿坐令躉船負固抗違法令等語。並

飭該總商。一俟各躉船開行回國。即行稟報查考。如敢遷延。臣等再當相度機宜。酌量辦理。至躉船之日久淹留。使無窯口走私諸匪。以濟其奸。亦安能恣為鬼蜮。先經臣等於上年尊委署督標中軍副將韓肇慶。揀派守備戴文彪千總蔣大彪倫朝光。督令會同委員試用知縣蔣立昂。候補經歷彭邦晦。廣購眼線。先後拏獲販運紋銀開設快蟹艇館。及鋪戶游民走私各案七起。現在快蟹一項。業已盡淨。但此外蝦笱拖風等艇。駕駛亦稱迅捷。且有各項民船。潛於海口接載私貨。現又連贓續獲鴉片匪犯岑正興等一起。即係香山渡船。是走私匪艇。名目尚多。實與窯口奸

徒。均屬難容恣肆。現已飛飭各該管道府標鎮協營。嚴督
所屬文武舟師。一體巡緝。並責成該副將韓肇慶會督原
派委員。隨處明查暗訪。有犯即拏。惟紋銀之出。鴉片之入。
洋貨之偷越漏稅。其交易多在躉船。窮源溯流。是零丁等
處洋面。尤為扼要之所。該管之香山協大鵬營及水師提
標左營臺汛。星羅棊布。舟師梭織遊巡。誠能實力查拏。縱
不能弭躉船之來蹤。亦何難斷匪艇之去路。查虎門逼近
沙角。實為出入咽喉。是以特設水師提督。在於該處駐劄。
統轄全洋。事權既專。責任綦重。臣等現經咨會提臣關天
培採索弊端。破除積習。就近督飭該協營將備率令汛弁

舟師。無分雨夜。加勁巡查禁阻。無論內地何項艇隻。不許攏近躉船。亦不許無故在洋遊奕。一遇走私匪艇。奮勇兜擒。解省嚴究其窯口巢穴所在。密速掩捕查抄。盡法懲辦。如該協營在事人員等。及各屬文武各員弁。玩不用命。致有縱漏。別經發覺。或被委員拏解。即究明本犯開窯何處。何日出洋。經由何縣營轄境內。立將不行查拏之所管所巡員弁兵役。分別參劾治罪。儻有得規包庇。受賄賣放。甚或比匪反為之用。俱照本犯罪名加等問擬。仍計贓從重論。以昭炯戒。失察之本管上司。參處示儆。其有實在出力員弁。能將窯口走私各匪。源源報獲。或拏獲贓重大案一

趣。除紋銀貨物全數充賞外。亦即據實保奏請

旨量加鼓勵。似此信賞必罰。使之畏罪圖功。庶可漸收成效。如有

關口丁役。勾串扶同。即由臣文祥拏解重懲。不敢稍涉瞻

徇。又粵洋四通八達。該躉船設因防逐較嚴。改由他途駕

駛。非獨惠潮一帶洋面。恐其潛往。且難保不乘風徑入閩

洋。則其為患。易地皆然。不可不兼為籌慮。臣現已嚴飭惠

潮各營。常川巡防驅逐。毋得片刻容留。並飛咨閩浙督撫

臣飭屬交相堵逐。用昭周密。

諭內閣。鄧廷楨等奏。諭逐躉船。並籌議杜絕口走私章程一摺。粵省

紋銀出洋。必當弭躉船之來蹤。斷匪艇之去路。現據該督等咨

會提督關天培破除積習督飭所屬認真巡查禁阻無論內地何項艇隻不許攏近躉船亦不許無故在洋遊奕一遇走私匪艇奮勇兜捦解省嚴究其窯口巢穴所在密速掩捕查抄盡法懲辦如在事人等玩不用命致有縱漏一經發覺即究明開窯出洋經由處所將該員弁兵役分別參劾治罪儻敢得規包庇受賄賣放甚或比匪反為之用俱照本犯罪名加等從重問擬以昭炯戒失察各上司一併參處示儆其有實在出力員弁能源源報獲或拏賊重大案亦即據實保奏量加鼓勵如有關口丁役勾串扶同著即拏解重懲無許稍涉瞻徇至粵洋四通八達該躉船設因防逐較嚴改由他途駕駛不獨惠潮一帶洋面

恐其潛往。且難保其不乘風徑入閩洋。著該督等嚴飭惠潮各營。常川巡防驅逐。毋許片刻容留。並著閩浙總督福建巡撫飭屬一體堵逐。毋稍疏縱。

諭軍機大臣等。鄧廷楨等奏。諭逐夷船。並籌拏辦窯口走私章程一摺。據奏暎咭唎等國夷船貨船。近年藉詞避風。駛入內洋。現已諭飭洋商。傳諭該國領事。將零丁等處洋面寄泊夷船。概行遣令回國。毋許仍前寄泊逗留。並飭總商等。俟夷船開行回國。即行稟報查考。其快蟹一項。業已盡淨。而走私匪船名目尚多。實與窯口奸徒。均屬難容恣肆。已飭道府標鎮協營。嚴督所屬巡邏查緝等語。夷船停泊內洋。勾結偷漏。為粵省之積弊。該督等

諭飭以後。該夷領事是否遵奉。現在躉船曾否開行。務須確實查明。令其全數回國。無稍逗留。如敢將就了事。日後經朕訪聞。或被人糾參。朕惟該督等是問。至各項走私船隻。尤須設法嚴拏。期於根株淨絕。亦不得因偶有獲案。遂謂驅除已盡。仍貽弊竇也。將此諭知鄧廷楨祁𡎴。並傳諭文祥知之。